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序致篇

教子篇

兄弟篇

後娶篇

治家篇

風操篇

慕賢篇

勉學篇

文章篇

名實篇

卷下

涉務篇

省事篇

上足篇

誠兵篇

養生篇

歸心篇

書證篇

音辭篇

雅藝篇

終制篇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 顏之推撰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
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
凡人之闕閤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韶醜使蒙誨誘每從兩兄晚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
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
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
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溫洗二十以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
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
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
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嚔師保固明仁智

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弊。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斃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金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其意見白虎通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

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讖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恃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墜之則無賴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妻之為雀鼠妻子之為

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童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璵連棟隔壁璵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璵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其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亦癘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闊閭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束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眾矣。况夫婦之義。晚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癖。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

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答怒廢於家，則墜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馬。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吝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吝，儉而不吝可矣。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墾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饌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糶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輒感，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皆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生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膾麋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當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

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頽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絰組紃之事散繡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餽妓媵誕育將及使遣婚堅守之體有不安窺窗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大隳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

機用也。吾家正視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無所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楊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屬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賢賜為賢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觀公子楚，太子皆名蠆，風長卿名天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

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
惡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
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
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謬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歆慕
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娶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
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況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子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
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
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為家
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
云家者田里俚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
孫不得稱家者經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
凡與人言稱被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
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
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吊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懷愷無言者。須言閤閤。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飲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為兄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錢送下泣言難。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楫。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

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

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弟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家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哀種字其叔父曰繇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綫之哭若往而不返齊綫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

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

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暮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吊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偏傍之書死有歸然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鎖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楊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

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摘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愚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游也。劉縉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僕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

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讌享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

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人有憂疾則呼天

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禍禍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

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倩下痛或字切聲也訓詁云痛而諱也諱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

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粗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

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迎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

南諸憲司彈人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怨讎子孫三世

不交通矣劉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

去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函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敗

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

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

親拜中兵參軍李猷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

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

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堅頭須。致有國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喜為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硯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